

三國志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 上海
圖書館藏元大德十年池州
路儒學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十二釐米寬十六·六
釐米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詡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魏志十五

一

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前苦襄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

器必具無失時之關釐弊有甚備之用無兩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撫幽
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
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
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
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
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
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
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

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
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
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關宏
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
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
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
又脩廣矣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

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
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
改革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
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空

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勵以公義簡刑獄
察農桑每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
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
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
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
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氏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
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
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
井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
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
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街之會弘病
卒子璠北
中郎將

司馬朗傳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凋儻有大度

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

魏志一五

三

文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各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位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

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

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

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劫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

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異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

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

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

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影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

開菑究之原也切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損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

魏志十五

四

文

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

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

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以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任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賤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

為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

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

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

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

後遺孽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

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初朗所與

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曾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

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

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

魏志十五

六

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

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

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

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

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

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

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

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

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

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

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
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
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
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
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則州下又
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注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
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二胡延騎皆
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
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
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
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
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京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
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
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
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
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

魏志十五

七

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
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
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

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

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

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

事失太祖拍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

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

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

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
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乘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
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
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習之死義者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奇

豈其然哉

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暕卻

中悌差拔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曰薛悌駭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

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

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瞑思無度下吏嗾然不知

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

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

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

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

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楊施畏魯郡倪觀南陽胡

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矣有高陽劉類歷位宰

守可憊尤甚以善脩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

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摔其頭

又亂杖禍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鱗所在

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

屬曲脩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

遣大使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闕閱

魏志十五

八

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又奴婢使相
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
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微察使使伊伯
曳五官掾孫弼入頤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
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問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
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
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
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
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蕪不任
宰郡乃召入為
五官中郎將

張既傳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

世單家富

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
寒念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及版奏同詣大吏有乏者
輒給與以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未至舉

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
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
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
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
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
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
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

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
騰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
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
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
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
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
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
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
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
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

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
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
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

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毅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毅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

毅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毅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毅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毅固託之既以毅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毅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毅毅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下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為人慷慨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

魏志十五

十

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白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目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邀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蕭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樛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

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

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

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成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

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

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

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

還惶中部黨散去唯陰獨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

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因厄禍起

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食少當從羌中西南詣

蜀耳英曰與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

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族

爾夏族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

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

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族

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

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

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

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

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遂流涕哽

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

魏志上五

十二

元

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

艷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

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擣超

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

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

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

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

兵疲瘁所憂又狹宜早自付是以前在邽自啓當令老父

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

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

行守奮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数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婁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憂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彊以

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
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
祖表拜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
列侯

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求寧河右使吾長無
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
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
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鄯塞
置燧墩卽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
陽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
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脩等
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送
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
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
得聲救之宜儒猶
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

魏志十五

十三

元

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
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
皆相持著此為虎傳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
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
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
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
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
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
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
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
剛爽白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尋既雖知
既貴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

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黃初四年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年薨詔曰昔荀栢子立勲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

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

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

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

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

特進封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

夏彦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各有治能諸

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

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

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

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

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

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

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又

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

多輩耳近張敬重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

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則近豐時取急出

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

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涼州刺史見

溫恢傳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

送葬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

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

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

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

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受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

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祈山
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傳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

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達世為著姓

少孤家貧冬常無絳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絳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守絳邑

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援攻之不拔乃

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達絳人

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

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

吏民間將殺達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

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

為者也援怒曰從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

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

此間无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

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拈

魏志十五

十六

械遺去不語其名姓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

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

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

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无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縱然直志

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

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

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滎池令高幹之反張琰

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

諫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
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
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
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
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梟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
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
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逵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
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
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
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
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
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
職始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又為

魏志一五

十七

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
公事不得理乃獲憤生癆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
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癆九
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癆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為逵太祖

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
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著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

大夫與夏彥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

在鄴臨陵矣未到上民頗苦勞役又有疾厲於是軍中騷
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議為不可秘乃發哀
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
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
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時鄴陵彥彰行越騎將軍從
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彥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

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

遷魏郡太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

列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

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况逵功

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

以逵為豫州刺史

魏略曰逵為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

兆民計無違天人之道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

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

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

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

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

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

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邊鄢汝

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

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

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

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

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沛是時

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

有意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高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林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林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

故至此令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數

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
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

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窮夷
將不竟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
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
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
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
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子充嗣
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

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多
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

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云甘露二年車駕東
征中項復入達祠下詔曰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
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

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
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

魏志十五
二十

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
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

宰封魯公謚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
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 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

平中本郡人民飢困孚為諸生當糴欲以成計有從索
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

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
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

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
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

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
多人則竟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温信

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
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所問事杖三

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帻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
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

稱都督應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
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

圍角而折當章門復責怒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
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

諫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
獲得出乎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
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
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十人皆
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
所從作降人服隨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
照曜但共覲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
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拍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
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追擊
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
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
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
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
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
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
入汝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命公以
孚為良是用也會為所間裁署穴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
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羨而術略
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後改為李 楊沛字
孔渠馮翊万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

魏志十五

二十一

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登且閱其有餘
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
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
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過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
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
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沛下頗不奉
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
為鄴令已拜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以何治鄴沛曰竭尽心力奉
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
十人綸百匹既欲以勸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
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
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
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
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舩欲獨
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
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碎其頭與杖欲捶
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
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
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定散里巷沛前

後宰廉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雖
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惜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
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
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摠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
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賢者
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揚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摠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

魏志十一

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棗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

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

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
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
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
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
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
今孤之過矣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
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襄孫據字道彥晉冀
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
兄腆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
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
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之
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
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
內侯

五十六

魏志十六

二

漢文刊

蘇則傳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

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

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
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
翊古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
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
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辯諸氏通河西
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
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
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

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歲
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
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
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討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昏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薨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

魏志十六

三

元

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
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
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
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
脅從未必同心因覺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
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
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以惡善惡既合勢難
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
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

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
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
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
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
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
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
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
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搯苦洽則
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
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
時仕南歷縣令遷為亢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
尸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

魏志十六

四

元

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
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
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
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
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
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
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
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也偶况人臣
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

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
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
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
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
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

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

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

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
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

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女兒也紹
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傳

杜畿字伯彥京兆杜陵人也

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
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

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

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

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魏志十六

五

女

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
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

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
如寤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

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
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

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
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

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何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
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

畿竊云不中功曹
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

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

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

亂張晟寇殺滎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

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

何冠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

傳子曰或稱畿更足也當大難知能應變其可

試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

至不得渡太祖遣夏彥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湏大兵

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

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

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

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

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耶津度

耶音巨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

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

魏志十六

六

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

范先欲殺

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傳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無食人由

且觀畿去就

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

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

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

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

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

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

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

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

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內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

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外至韓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

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

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護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

畿為尚書事率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

有其功聞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

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

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

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

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

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

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註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

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

傳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隨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豐恕字務伯太和中

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列名也

為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思少與馮翊李豐俱為名士

要世譽而憇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憇獨懷于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憇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憇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憇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

怒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

交接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

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憇以為古之刺史

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

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

國祿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真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

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乃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

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

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厲民力

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

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

逆比虜未賓三邊遼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

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

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僅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

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
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
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
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
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
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
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
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

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
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
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
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
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
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
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
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
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
衆官愆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

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
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
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
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
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
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
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予以崇揖讓之風
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
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
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

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
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
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
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
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
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
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
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
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鄉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
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

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驩堯今天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身立朝不忘於容身繫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

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

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

表况見轉爲吏部郎荀吳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

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

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

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

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

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

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

可謂能使人若沸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
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
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
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客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
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
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
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
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
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
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

以督奸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
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繆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
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
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
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
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
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
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
簪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

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
不己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
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
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
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
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
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
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
思所以報賢愚能不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
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

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
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
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
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
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其
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
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
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
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

將實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
拍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

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言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

爵土徙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

武威

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
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
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
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
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

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
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
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
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
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入
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
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迫於道自
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
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負贖
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

也。愨在朝八年，其論議允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

歲轉趙相。

魏略曰：愨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

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歲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滌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詣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歎焉。嘉平末，徙勃海太守，徵入。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愨遂去京，為中書令，後轉為監。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壘之固小，大家焉。明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帝崩時，人多為愨言者。

魏志十六

十六

督護軍，復以疾去。愨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

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愨在朝廷，以不得

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

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

愨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

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愨不以為意。至官未期，

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斬所從來

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愨下廷尉當死，以父畿

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殺

折節謝已，諷司馬宗權示之以微意。愨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

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
意更墮其調中漢得此輩隨欲歸陷滄海乘桴耳不能自
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
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刻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
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
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
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
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
為非邪漢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
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
愆愆憫任意愆之防患終致此敗初愆從趙郡還陳留

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愆曰相觀才性可
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屬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
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
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

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
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地
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

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

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愆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
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詎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
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
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
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
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
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
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
別授詔與大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
少故歷三出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
本國宗族歸之 愆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
門徒數千人

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

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靈玄靜敏而

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

欲探頤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

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剛集

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

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

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辭

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

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

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傳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

塾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

擇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

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

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武

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

弘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

阮氏譜武父謀字上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

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

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

魏志十六

十八

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
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受柯言名傳之遂承封
時幼小不能諫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
也性純篤閑雅好礼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
王文舉子遷領軍長史喪官
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

漢書曰興字少穎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

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

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

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
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
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
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
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鑿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卓果專權發帝問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獲兵羣寮咸懼卓莫敢忤言奉恐其福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又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誰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素本初公卿子弟生勳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墟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五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持衆沽力將人人基跣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濟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賊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

魏志一六

十九

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慄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官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二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服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切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渾將軍素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渾將

泰小子袁避難淮南素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

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文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窟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

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磧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

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澇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遂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

四七〇

魏志上六

二十一

元

遷將作大匠渾攄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

為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泰字林叔泰與華散荀攸善見泰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衰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

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

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瀆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膏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攀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

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

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蹙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

家有丁車大牛又越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僦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多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卒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勸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

魏志十六

二十三

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愆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徵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意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厲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父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

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事功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濟濟
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是稱
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
之名守平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魏志十六

二十四

元



